



岩的记忆

□ 郑望

岩礁

偌大的岩礁，突兀于海角，像倒插的利剑，没有鞘装得下它的锋芒。

任凭日灼月蚀，隆起的甲壳始终保持铁灰的本色。也许因为经受无数次劫难、无数次碰撞、无数次搏击，大海的骨骼饱浸了咸涩、缄默、沉思。不曾被恶浪按进深渊的头颅，高昂起海岸不死的灵魂，坚定地站立着，作为天地的支点。那浸在漩涡里的微笑却以无法形容的深情，无声地表达深沉昭示力量。

任凭风云变幻，峥嵘的形骸始终透出雄奇。何惧沙刀风齿，何惧惊涛骇浪。那道道重叠的嶙峋，是波浪笑声的螺旋，孕育着最强烈的激情和最活泼的灵感。那层层迭皱的岩褶，是潮汐编纂的字典，记录着最大的领悟和最深的思索。

任凭星移斗转，大海的支柱从不随浪摇、潮落、云浮。苍劲的身躯像神话中的定海神针，使激动的大海在摇晃中获得稳定、安详。当奔放的浪花，围绕青黛色的冷峻，歌唱了一千年、一万年，以永远的歌声，环抱耸立的诗篇。当无数翔鸥点缀海景；当无数白帆飘进酡红……高大的岩礁巨人般昂首挺立，威严地镇

守着国门。

倚天的岩礁，一尊“天涯哨兵”的塑像。因为你这大海骄子的存在，祖国母亲才有了神圣的海岸线。

岩苔

天涯连小草也不落地生根，唯有苔藓斑驳撒泼于峭崖陡壁，显示坚韧的绿色。

不管环境多么恶劣艰难，藓苔总是那么本能地默默生息。暴雨摔打，岩褶里的沙泥流失了，它依然兀自生长，用苦涩的泥水洗涤一层薄薄的纤细和隐忍；烈日炙烤，苍石灼热在冒着青烟，它依然青得逼眼，用翡翠的语言与酷暑唇枪舌剑……匍匐于岩之上的苍苔，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表，却有顽强追求的内核。“生命的本相，不在表层，而是在极深极深的内里”；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，却尽其所能地用自己最简洁的生命体，去填补天涯海角绿的空白。

不管人们理睬或不理睬，藓苔总是那么低调地悄悄生长。望见眼前这绿茸茸的苔绿，很难想象，那柔曼是怎样在石缝间“苍苔入闾然”的。时间之外，一定还有一个苔藓时间。它存在于静态

里，存在于我们的想象无法抵达的深处。“汲水培苔浅却池，邻翁尽日笑人痴。未成斑藓浑难待，绕砌频呼绿拗儿。”在大自然中，苔藓渺小的连配角也不是，它却表现出迥异的自生形态。“苔者，至贱易生之物。”隐隐地迸出自己的气力，把润润的绿滴不断繁衍。都说无根的东西不靠谱，苔藓却不然。它不随枯叶凋零，不随风飘逝，始终以活色演绎着生香的故事。

从岩苔鲜活的绿意想到驻守孤岛的官兵：“守着清贫谈富有，远离欢乐不言愁，抛洒青春不吝嗷，豪饮孤独当美酒。”古人云：“白日不到处，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”那抹海防绿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

岩松

海崖上傍着一棵青松。远看，像雄鹰展翅飞翔；近瞧，似勇士沿峭壁登攀。冰霜冻，烈日煎，始终屹立岛屿的最前沿，展示力和美天籁感应的自尊。

岩松，生命是那样的顽强。寒微的松子，偶然落入裸岩风化的缝隙。脚下没有一寸肥沃的泥土，却也能在岩层的深处孕育青翠的梦。根须系着多少艰辛？生长够困难了，但松下的根与岩层石罅紧紧相嵌。渴吮泥土，饥嚼砂砾，积聚喂养繁枝茂叶的水分的养料，使自己拥有绿色的生命。闪电划过悬崖，闪现深不可测的悚栗。炸雷轰鸣绝壁，滚动的风化石发出回应声。面向大海的一片蔚然，根根松针充盈蓬勃的生机，苍劲的树冠倾向风口浪谷，聚汇陆、海、空的交响，组成一支常绿的战歌，歌唱：“深深扎根在生活土壤的，生命之树常青。”

岩松，信念是那样的坚定。背负苍穹，以刚毅不屈的岩石为奠基，矗立起伟岸的身躯。高昂的头颅，墨色的虬枝蓬勃地向上伸展，不断地抽发出生命的新芽。披一身翠绿，笑看岁月倥偬。一树浓荫，乐纳电闪，笑迎雷鸣，风雨始终是相随的伙伴。一身豪气，以不同凡响的活力，赢得紫雾缠绕，引来鸥鸟低绕盘旋。信念的绳索系在峭崖险壁，脚下的浪涛是充沛昂扬的旋律。咫尺天涯，仰望崖上枝条在歌唱，歌唱：“向上的生命永远不会寂寞。”

啊！挺拔的岩松，支撑一片明朗的启示：生活的根须越扎越深，理想的枝条就会越伸越高。



骑行人生

□ 郭耀华

滑，结果人车仰翻，重重地摔在赛道上。我半天才缓过神来，一看自己膝盖裤子蹭破，满身是泥。初学骑行，让我明白了：做事，不能只顾眼前，眼光要放远；学会一项技能，亦不能沾沾自喜，还应保持清醒头脑，风险时刻存在着，只是我们看不到。适当谨慎，才会行稳致远。

骑行，是时尚，也是很好的健身运动。看着许多人骑行，前年买了一辆可挂档的山地自行车，在周末闲暇时光，独自一人就来个不远不近的骑行，在城内，到野外，去城郊，冲个坡道，骑个几公里抑或数十公里。车轮所至，风声过处，皆是风景。春花秋叶、蓝天白云、夏水冬山，让人赏心悦目。且行且赏，且停且摄，看云卷云舒，观潮起潮落，闻香远香近，让风来风去，感受自然美好。不禁感叹《骑行》：

“骑行，轂轮碾过尘沙，
清风导引浪迹天涯。

骑行，一路相伴野花，
山石不言自我对话。
骑行，撒欢不管困乏，
人生品味清淡如茶。
骑行，执念不顾其他，
葵花向日夕阳西下。”

骑行有风景，却也不易。骑在坡道上，必须与自己较劲，此时没人教你，即使有人鼓励也于骑无用，这时是自己与自己对话，能够听到的是急促的呼哧呼哧喘气声、噤噤噤噤的心跳声和沙沙作响的链条摩擦声。脚不能停歇，绝不能偷懒，若不用劲，车将就地抛锚，再也后续不上。看上挺陡的坡，必须排除杂念，只看眼前，不去想前面很长的路，控制速度，咬紧牙关一脚一脚地踩。坚持是一种力量，虽然每一脚都很艰难，但经过努力登顶了，回顾骑过的路，总为自己实现不可能达到的目标，而有一种莫名的欣慰。下山，把握方向，一溜而下，不用费力，享受艰难后的畅快。

骑行太快有风险，骑行过慢是个技术活，时快时慢、不紧不慢，接受些挑战，战胜些困难，是骑行的乐趣所在。

骑行是自我对白。人生因骑行精彩，在骑行中健身，在穿行中赏景，在旅程中学习，在经历中思考，在流汗中顿悟。骑行人生，有生之年，闲暇时光，不雨不燥，来段骑行！

喜欢那年的三月，外公下乡带我到福安西部的乡村，恰逢花开时节与桃花相遇。只见阳光洒满乡野，虽然天气还寒冷，但桃花儿开得正艳，不畏寒似的，粉的、红的搏人眼球，不待走到近处，桃树的清香便扑鼻而来……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外公在福安西部供销社担任采购员，经常往乡村里跑，有时一趟就要四五天。那几年，我学业宽松，可以跟着他到处走。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桃树，穆阳、穆云、康厝等乡村，村前屋后都是桃树，茂密处就是一片桃林。

这里的桃树，春天开花，夏天结果，叫做水蜜桃，果皮薄、易剥离，肉质柔软多汁，味道鲜美甘甜。桃树盛开时节，朵朵簇拥枝头，娇艳动人，颤动起来，春风拂面，满园桃色。可惜那个年代罕有照相机，桃园美丽景色无法拍摄定影送给亲人和朋友，假如能和他们一起分享，那该多好呀！

童年，不懂得浪漫观赏桃花。春天，一场蒙蒙细雨后，桃树细长的枝条就长出粉红色的花苞；过了一段时间，桃花展开粉红色的花瓣，好像小娃娃的脸蛋，一团团，一簇簇，你挨我挤。阵阵清香扑鼻而来，沁人肺腑。蜜蜂和蝴蝶闻香而来，它们盘旋于花上，不停地唱着歌儿；也有些花骨朵，鼓鼓的，小心翼翼地缩在花丛中，似乎不敢冒出来与“姐妹”们争艳，待你挨得特别近，才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。而远看桃花，它们的身影在绿叶衬托下，亦显得格外鲜艳娇美，给视觉一波诱惑，常引得路人放慢脚步，禁不住多看几眼。

下乡途中，外公遇见桃花也是放慢脚步，满眼慈爱地盯着那些桃花，生怕别人伤害它们似的。我趁他不注意爬上树，他会一脸紧张地跑过来，疼惜地抚摸桃树，绕着树转上一圈，看有没有枝干被折断，确认没事儿，他才舒了一口气。而我呢？心总有些不解：“外公为何把桃树当成宝贝，比亲外甥更亲呢！”

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，人总会产生浓厚的感情。外公在福安西部待了20多年，对桃树产生浓厚的感情并不稀奇。他熟悉这里的乡村和老百姓，提到他们，总是饶有兴趣，如数家珍。一位种桃的老伯，与外公私交甚密，外公爱桃惜桃，多半与他有关。

老伯年逾六旬，略长于外公，因长期务农显得衰老很多。膝下无儿无女，靠种一亩桃树度日，生活艰难。外公时常接济一些钱或衣物，但那个年代大家过得都比较艰苦，老伯的境遇未能得到较大改善。老伯种桃，规模不大，产量不高。他的水蜜桃只能卖给邻乡邻村群众，很大部分则送给了乡亲们。生存的窘迫，从不让老伯心里着急似的，对于外面的世界，他不像年轻人一样充满向往，宁愿守着那些效益不大的桃树，就像守着自己的家。

在交往中，外公发现外表木讷、少言寡语的老伯，只言片语流露出埋怨生活贫穷，埋怨膝下无儿女。但他没得选择，只能默默将它们一一消化，成为自己血肉的一部分。老伯对外公、对身边的乡亲，总是怀有极大的关爱之心，水蜜桃熟了，卖不成就随性赠送别人，只要他们品尝好吃就可以了，生活再苦也值了。

桃树又开花了，乡亲们期待着品尝老伯种的桃子。然而，却在桃花盛开的季节，老伯突发疾病去世了，许是长年劳累。外公对他的离去不胜惋惜，同时担心他的桃树没人照顾。曾经有段时间，桃树还被归类于“资本主义的尾巴”，处境艰难，四周长满草，可怜老伯留下的桃树，活在那个年代，也没有健康成长的空间。

多年以后，我清晰地记着一件事：有一次外公收到一大篮水蜜桃，色泽鲜艳，香气独特，不免让人垂涎欲滴。外公提起水蜜桃端详很久，仿佛看见老伯种的桃树，他在那边安好吧！我也不由发出感慨：朋友，会因各种原因离去，但并不代表消失，他们虽然不在了生活中却依然存在着他们的痕迹。如老伯所种的桃树，就能见证他生活的时光，见证外公与他相处的友情。

童年的桃树，令人感怀。而今，福安水蜜桃已然成为支柱产业，福建省果中名品，蜚声省内外，颇受消费者青睐，被誉为“穆阳仙桃”“闽东珍果”，仅穆阳区域水蜜桃合作社就达30多家，年销售产值2亿元，有力助力乡村振兴，促进农民增收、农民就业。

岁月如斯，童年的桃树一去不复返。转念之间，夏天已代替春天，水蜜桃又陆续上市，桃园又呈现热闹的丰收景象。芳香的水蜜桃，让远方商家记住福安的名字，也让游子记住家乡的名字，而它却给我带来许多童年的欢乐与幻想……

我爱我的家乡，我爱童年的桃树。



童年桃树情愫

□ 甘建辉